

在這兒，天空很大

特刊

學建築的我，最懷念淡江的美，在當時，純樸的淡水小鎮在我眼裡，甚至比美義大利的鄉村小鎮，尤其是重建街古樸的建築，可惜現在保存原貌的已經不多了！

基本上，我在高中以後，就不覺得「學習」一定要在課堂中進行。在淡江唸書時，我不是一個常出現在課堂上的學生，我覺得整個台北都是我的學校，在建築系五年學習過程裡，我像一隻自由的鳥兒，充分感受到自在飛翔的快樂，而淡江給予我如此的環境，自由開放的校風，至今仍是我最珍惜的。

70年代是很多運動興盛的年代，例如民歌，甚至黨外雜誌的出現，處處看得到反抗者的生機，淡江無疑是當時最具自由校風的大學，民歌創始人李雙澤，就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，我們常常一起唱歌閒聊，他參加名主持人陶曉清主持的西洋歌曲演唱會，就是在我的宿舍練完才去的。

記得唸建築系第一堂課，老師引用建築名家路易斯·康的名言：「建築師在五十歲以後能做件好作品，是件幸運的事。」在我從事建築多年，埋首設計了許多作品之後，尤其能深深體會它的涵意。

回首這20幾年的建築路，其實我不是考上建築系第一天，就決定一輩子要走建築的人，我喜歡攝影和文字創作，學生時代，我曾幫中國時報寫過文章，也參加過第二屆時報文學獎，獲得「報導文學獎」。還記得那時第一屆的得獎人是邱坤良、馬以工，第二屆還有現任政大教授周陽山，現在工作忙碌，已經停筆很久了。

所以，我當年建築系的成績不是頂好，甚至也有重修的科目，能申請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系，除了我在建築設計上學習到的成果以外，還包括我在文字、影像創作上的成績。不過，當年我也申請了新聞和電影的系所，可惜沒有成功。在真正從事建築設計工作十年之後，我領悟到「每個行業都可以讓自己達到快樂的境界」，才真正下定決心選擇走這一行。

我的事務所裡，留存著我所有設計過的作品模型，因為建築不是「產品」而是「作品」，我把每一件作品，都視為我的心血結晶，我特別珍惜努力過的軌跡，這些作品表達出每一個階段的創作力，雖然它們的代價很高。

我也特別告訴同學，對事情要執著並有耐性，我也是做了建築幾年之後，感覺到能夠幫助別人，使人過得更好，才讓我有成就感。感謝淡江！這麼自由的地方，讓我尊重它、但沒有很在乎它，才會覺得「天空很大」，這兒最適合讓學生學習如何經營自己的心靈空間，千萬不要用約束的想法，否則當年的我將畢不了業，也會沒有自信

！（林洲民口述，舒宜萍整理）

